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

杜延年

延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人、昭帝初補軍司空、拜諫大夫、封建平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宣帝時坐霍禹免官、後召拜北地太守、徙西河太守、五鳳中拜御史大夫、卒謚曰敬侯、

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漢書杜周附傳、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大將軍遂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於獄、朝廷皆恐丞相車千秋坐之、延年迺奏記

光爭
㠯爲、

杜欽

欽字子夏、延年子、成帝初、大將軍王鳳請爲武庫令、去官後、舉
賢良方正對策、㠯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㠯病免、徵詣王鳳幕
府、㠯壽終、

舉賢良方正對策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㠯求天心、迹得失
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㠯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
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
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
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㠯考變
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
無强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㠯言之、日日戊

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

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眾庶之命、以欽愚戇、言不足采、漢書本傳、又略見五行志下之下、

白虎殿對策

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己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世、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漢書本傳

上疏追訟馮奉世前功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

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㠯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漢書馮奉世傳、

奏記王鳳理馮野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㠯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㠯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㠯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㠯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

宜去郡將曰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漢書馮奉世附傳杜欽在大將軍幕府奏記於鳳又見欽文類聚五十四

說王鳳

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闚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漢書本傳

復說王鳳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

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㠯忽不可㠯遂漢書本傳

說王鳳重后父

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愼衞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尙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㠯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

說王鳳絕罽賓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㠯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㠯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㠯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閒、乞匃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埶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漢書西域傳

說王鳳處置夜郎等國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漢書西南夷傳

說王鳳治河

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

如焉、且水埶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塡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于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吕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足吕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漢書溝洫志、

復說王鳳起就位

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非主上所吕待將軍、非將軍所吕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照

然知之故禁掖不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漢書本傳）

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欲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漢書本傳）

戒王鳳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閒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閒其說、漢書本傳

杜業

業、欽兄緩之子、成帝時、嗣爵建平侯、尚帝妹潁邑公主、拜太常、坐法免官、後爲函谷關都尉、坐事免就國、哀帝即位、徵復爲太常、左遷上黨都尉、又坐事免就國、薨、謚曰荒侯、

上書追劾翟方進

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

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奸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illegible]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

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惟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漢書杜周附傳、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

上書言王氏世權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骾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

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漢書杜周附傳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

奏事

伏聞東平國無鹽縣山中有大石，無故一夕自起立。臣業愚以為石者陰類，殆有微人當起口者。漢興以來，今再見矣。其一正以孝昭皇帝無繼嗣見，今又復以陛下無繼嗣見。甚可為寒心。北堂書鈔影宋本一百六十，引漢名臣奏。案此奏漢書無。

河閒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史記五宗世家集解、御覽一百五十一，並引漢名臣奏。

說成帝紹封功臣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

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錫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及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逮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示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善乎杜業之納說也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敞

敞、華陰人、昭帝初、為大將軍霍光軍司馬、歷長史、搜粟都尉、始元末遷大司農、元鳳中、為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元平元年九月卒、謚曰敬侯、

奏廢昌邑王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

臣疇、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閤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

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
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
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
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
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
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
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
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
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
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

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漢書霍光傳。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太后詔曰可。）

奏立皇曾孫

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漢書霍光傳。光復與丞相敞等上書皇太后，詔曰可。）

楊惲

惲字子幼，敞第二子，初爲郎，補常侍騎，擢左曹，地節中，封平通侯，遷中郎將，神爵初，拜光祿勳，五鳳二年，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免爲庶人，後歲餘，要斬。

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滅夷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

人之上甚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

吕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漢書楊敞傳 文選

閒居

養羊酤酪，吕供伏臘之費，御覽三十一

眭弘

弘字孟，魯國蕃人，吕字行，為議郎，至符節令，元鳳三年，坐祅言伏誅，

上書預推昌邑王宣帝事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吕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吕承順天命，漢書眭弘傳 昌邑有枯社木復生，上林苑中有斷柳自立，生有

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
之意即說曰云云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路溫舒

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初爲獄小吏轉獄吏始元中郡署決曹吏舉孝廉除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解光請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即位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後爲臨太守卒於官

上書言宜尚德緩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賢聖所㠯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㠯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㠯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㠯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㠯安天下咸寍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㠯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㠯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寍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㠯

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㠯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㠯萬數、此仁聖之所㠯傷也、太平之未洽、凡㠯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㠯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㠯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㠯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㠯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㠯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惪、省

法制，寬刑罰，已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漢書路溫舒傳，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又見說苑貴德，少篇首二百五十字

大鴻臚禹

禹，史失其姓。

奏平干王元不宜立嗣

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漢書景十三王傳，武帝以親親故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王子繆王元嗣，薨，大鴻臚禹奏云云，奏可，國除。案諸侯王表，元薨於元鳳二年，是時大鴻臚禹官表失載

張壽王

壽王，元鳳中爲大史令。

上書言不宜更厤

厤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厤、漢元年吕家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厤之過也、漢書律厤志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

丞相屬寶

寶失其姓、

劾張壽王

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漢書律厤志元鳳三年、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劾壽王、下吏、

王吉

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王中尉、昭帝崩、迎王入嗣位、尋廢、以國臣坐髡爲城旦、宣帝時、起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徵爲博士諫大夫、尋謝病歸、元帝卽位、復徵爲諫大夫、道病卒、遣使弔祠、

上疏諫昌邑王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㠯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㠯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㠯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㠯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休則俛仰詘信㠯利形、進退步趨㠯實下、吸新吐故㠯練臧、專意積精㠯適神、於㠯養生、豈不長哉、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漢書王吉傳

奏書戒昌邑王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

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吕為念漢書王吉傳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卽奏書戒王

上宣帝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吕言治左右不正難吕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吕正身也所使所吕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吕寧此其本也春秋所吕大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㠯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
行者也獨設刑法㠯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㠯意穿鑿各取一
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㠯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
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
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㠯不若成
康壽何㠯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
財擇焉漢書王吉傳又略見禮樂志

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
而有子是㠯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
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
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㠯褒有德

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趣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漢書王吉傳、吉以爲云云、又言云云、卽前疏所謂條奏也、今錄於疏後、

王駿

駿、吉子、以孝廉爲郞、建昭初、遷諫大夫、除趙內史、道病、免歸、起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河平初、遷少府、陽朔末、拜京兆尹、鴻嘉初、代薛宣爲御史大夫、

諭指淮陽王欽

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㠯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㠯來，王毋復㠯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㠯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㠯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漢書宣元六王淮陽王欽傳）

劾奏匡衡

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㠯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㠯壹統

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漢書匡衡傳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

于定國

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昭帝時爲獄吏、郡決曹、補侍御史、遷御史中丞、宣帝卽位、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遷水衡都尉、地節初、超遷廷尉、凡十八年、甘露中、遷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永光元年後數歲卒、年七十餘、謚曰安侯、

奏考問楊惲罪

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

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漢書楊惲傳、太僕戴長樂上書告楊惲罪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

冀州刺史林

林、史失其姓、

奏劾代王年

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絕、漢書文三王傳、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

龔遂

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爲昌邑王郎中令、王入嗣位、尋廢、坐國臣髡爲城旦、宣帝時、選爲渤海太守、徵拜水衡都尉、

蠅矢對

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漢書武五子傳昌邑王徵即位後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召問遂遂云云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嚴延年

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昭帝末吕郡吏選補御史掾舉侍御史宣帝時坐法亡命遇赦復爲御史掾拜平陵令免後爲丞相掾擢好畤令神爵中爲涿郡太守五鳳初遷河南太守坐罪弃市

劾奏霍光

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漢書嚴延年傳

報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漢書嚴延年傳。

全漢文卷三十二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望之

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昭帝末、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免歸爲郡吏、始元中除御史大夫屬、地節中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拜謁者、遷諫大夫、丞相司直、出爲平原太守、元康初徵爲少府、尋爲左馮翊、神爵初遷大鴻臚、尋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初、貶爲太子太傅、黃龍初、拜前將軍受遺、元帝初、兼光祿勳、爲弘恭石顯所陷、免爲庶人、尋賜爵關內侯、復被收、飲鴆自殺、

上疏請選諫官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

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㠯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爲平原太守、上疏、書聞、徵入守少府、

建白宜罷中書宦官

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㠯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漢書石顯傳、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㠯爲、

劾奏趙廣漢

廣漢摧辱大臣、欲㠯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漢書趙廣漢傳、廣漢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㠯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司直蕭望之劾奏、

奏駁耿壽昌增海租及近羅計

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

應萬事蓄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漢書食貨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五鳳中奏糴三輔等郡穀以省關東漕卒又白增海租三倍御史大夫蕭望之奏云云上不聽）

奏言三公非其人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漢書蕭望之傳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云云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等詰問望之）

馮奉世封爵議

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漢書馮奉世傳奉世以衛候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上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獨以

云云上善
望之議

駁張敞入穀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財於民財字從漢紀補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以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

教、教化既成，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漢書蕭望之傳：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又見荀悅漢紀，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對兩府難問入穀贖罪議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漢書蕭望之傳

烏孫元貴靡尚少主議

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漢書蕭望之傳，又西域傳下作烏孫絕域變故

難保。不可許。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漢書蕭望之傳，又見西域傳下，小異。

對詔問因亂滅匈奴議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漢書蕭望之傳。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問望之計策，望之對云云。上從其議。

單于朝儀議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漢書蕭望之傳

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遯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漢書匈奴傳贊　案此約文與本傳小異，故並錄之。

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

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漢書蕭望之傳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陳災異下少府宋畸問狀望之對以爲

蕭育

育字次君望之子宣帝時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除大將軍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拜司隸校尉免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大鴻臚右扶風免哀帝時拜南郡太守病去官起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奏封事薦馮野王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

賢也、漢書馮奉世附傳揚州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宋朝方朔黃州又案子章處馮野王封事未言與此同、

金安上

安上字子侯、秺侯日磾弟倫之子、宣帝時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進封都成侯、遷建章衛尉、謚曰敬侯、

上書言昌邑王賀

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奏可、

柯

柯史不著其姓、宣帝時爲揚州刺史、

奏昌邑王賀罪

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言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元康三年、封賀爲海昏侯、後

數年，揚州刺史柯奏云云，制曰：削戶三千。

廖

廖，史不著其姓，宣帝時爲豫章太守。

奏絕昌邑王後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漢書武五子傳，賀薨，豫章太守廖奏言。

鄭吉

吉，會稽山陰人，初爲郎，地節中，以侍郎田渠黎，破車師，遷衛司馬，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降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於是始置都護西域騎都尉，封安遠侯，卒謚曰繆侯。

上書請益車師田卒

車師去渠黎千餘里，閒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漢書西域傳下。

辛武賢

武賢，狄道人，元康中為酒泉太守，神爵初，拜破羌將軍，羌軍還歸酒泉，後復為破羌將軍。

奏擊罕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漢書趙充國傳，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知羌事者博議。

辛慶忌

慶忌、字子眞、武賢子、宣帝時爲右校丞、屯烏孫赤谷城、拜侍郎、遷校尉、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轉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太守、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左遷酒泉太守、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左遷雲中太守、徵爲光祿勳、拜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徙左將軍、元延初卒官、

上書理劉輔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閒、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

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降寬廣問衰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漢書劉輔傳、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輔上書、繫掖庭祕獄、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大夫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韋玄成

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丞相賢之少子、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襲爵扶陽侯、拜河南表作河內太守、神爵末徵爲未央衞尉、五鳳中、遷太常、坐楊惲免、起爲淮南王中尉、元帝即位、進少府、遷太子

太傅、永光初、拜御史大夫代于定國爲丞相、建昭三年卒、謚曰

共侯、

劾劉更生

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更生使外親上變事、遂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

奏發陳咸朱雲事

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漢書朱雲傳、案顏師古以上字屬下文誤

罷郡國廟議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

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漢書韋賢傳永光四年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云云奏可）

毀廟議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漢書韋賢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

毀廟遷主議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漢書韋賢傳玄成等奏。奏可。

復言罷文昭太后寢祠園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旣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漢書韋賢傳明年玄成復言奏可

侍郎章

章史不著其姓宣帝時爲侍郎

上疏言宜聽韋玄成讓襲爵

聖王貴已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漢書韋賢傳玄成當襲爵已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

戴長樂

長樂神爵初爲太僕五鳳坐事免爲庶人

上疏告楊惲罪

高昌車騎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騎車抵殿門

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㠯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㠯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㠯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㠯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㠯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漢書楊惲傳、

王生

生，宣帝時爲太子庶子。案：蕭望之傳亦有王生，由勃海議曹入爲水衡丞，疑此同時，未審卽其人否也。

與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㠯司察之位，擅君㠯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㠯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㠯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㠯摩切左右，非所㠯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㠯飾君之辭，文足㠯成君之過，君不爲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㠯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漢書蓋寬饒傳。

蓋寬饒

寬饒字次公，魏郡人，初爲郡文學，㠯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

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左遷衛司馬、拜太中大夫、擢爲司隸校尉、神爵二年、以奏事忤旨、自殺、

奏封事

方今聖道滯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書蓋寬饒傳、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

鄭昌

昌字次卿、泰山剛人、宣帝時爲太原涿郡太守、入爲諫大夫、

請刪定律令疏

聖主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

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漢書刑法志宣帝置廷平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宣帝未及修正、

上書理蓋寬饒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云云上不聽、

薛廣德

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神爵中爲博士、遷諫大夫、初元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永光初以病免、

上元帝書諫射獵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

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漢書匡衡傳

繇延壽

延壽，一姓李，字子惠，南郡人。五鳳中爲丞相司直，建昭初，遷執金吾，歷衛尉，拜御史大夫，竟寧初卒。

奏劾蕭望之

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廷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取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

修、踞慢不遜讓、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漢書蕭望之傳、

孫會宗

會宗、西河人、五鳳中爲安定太守、坐楊惲事免官、

與楊惲書

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漢書楊敞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

歐陽地餘

地餘、千乘人、歐陽生七世孫、世受尚書、宣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進侍中中大夫、永光初、爲少府、

戒子

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漢書儒林傳、

徐福

福、茂陵人、宣帝時召上疏爲郎、

上疏言霍氏

霍氏太盛、陛下卽厚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漢書霍光傳、茂陵徐生上疏言

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上迺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貢禹

禹、字少翁、琅邪人、宣帝時、㠯明經徵博士、出為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內令、去官、元帝即位、徵為諫大夫、遷光祿大夫、歷長信少府、代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上書乞骸骨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㠯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㠯益富、身日㠯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㠯報厚恩、日

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汚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顛仆氣竭不復自還汚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漢書貢禹傳

上書言得失

口錢

古者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算　漢書貢禹傳

錢幣

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

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
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
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
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
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
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
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吕賈、窮則起
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吕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
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吕為幣、
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吕布帛及穀、使百姓
壹歸於農、復古道便、漢書貢禹傳、又略見食貨志

減宮衛免諸官奴婢

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吕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

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漢書貢禹傳

戍卒

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漢書貢禹傳、

私販賣

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漢書貢禹傳

贖罪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

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

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漢書貢禹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奏宜放古自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盛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

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

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漢書貢禹傳

奏請正定廟制

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漢書韋玄成傳

送匈奴侍子議

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漢書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

匡衡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宣帝時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

故調補平原文學、元帝即位、大司馬史高辟議曹史、薦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拜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中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即位建乞骸骨不許建始三年免爲庶人

上疏言政治得失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

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攷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

祭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漢書·匡衡傳》

上疏言治性正家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嫡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㠯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㠯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㠯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漢書匡衡傳

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㠯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㠯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㠯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㠯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㠯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㠯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㠯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蓺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㠯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㠯臨其民是㠯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

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酒、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漢書匡衡傳、

奏免陳湯

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漢書匡衡傳、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

奏徙南北郊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

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繇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漢書郊祀志下：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云云，奏可。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案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

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漢書郊祀志下、右將軍王商等五十人以爲宜從於是衡譚奏）議、天子從之、

上言罷郊壇僞飾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毛本作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毛本作致）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漢書

郊祀志下、衡言、

又言罷雍鄜密上下祠

王者各以其禮制祀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漢書郊祀志下、衡又言、天子皆從焉、

復條奏罷羣祠

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漢書郊祀志下、是歲、衡譚復條奏云云、奏可、

奏罷諸毀廟

前已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漢書韋玄成傳、元帝崩、衡奏言云云、奏可、）

華陰守丞嘉封事對

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漢書朱雲傳、元帝時、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朱雲可試守御史大夫、上迺下其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

以孔子世爲殷後議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漢書梅福傳

郅支縣頭槀街議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漢書陳湯傳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云云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宜縣有詔將軍議是

甘延壽陳湯封爵議

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漢書陳湯傳元帝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

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漢書韋玄成傳、

告謝毀廟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漢書韋玄成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四終